



海子像

海子是我的大哥，原名查海生，1964年3月24日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查湾村高桥镇。村子坐落在安庆市北郊的一片田野之中，海子的童年和少年便在此度过。

我们的老屋门前不到十几米，是一汪池塘，池塘边有几棵槐树和桃树。阳春三月，桃花盛开，槐花飘香。五六月，池塘中间便开满红白相间的荷花，煞是好看。有时，哥哥央求村里的大人采摘来一枝含苞待放的荷花，把它插在盛满水的竹筒中，置于床前的矮桌上。宁静的夜晚，我们俩躺在床上，竖起耳朵，聆听荷花开放的脆嫩声响，在一阵阵荷花的清香中进入梦境。我比哥哥小3岁，小时候，哥哥常带我到池塘边钓鱼，秋天的时候他还和我光着屁股到地里挖红薯。

1974年老屋全部拆迁，我们村搬迁至靠北几百米的一座山冈上，一直延续至今。老屋成了一片良田。此时哥哥10岁，寄读于离家5里外的高河中学；三弟查训成3岁；小弟查舜君在这年呱呱坠地。我已7岁，需要帮父母照看两个弟弟。

那时候生活艰难清苦。农忙之际，父母和村里的劳力集体出工，忙种、忙收。农闲时，父亲作为一个手艺人，带着剪刀和尺子，走村串巷，为大家缝制衣服，换取微薄的报酬，贴补家用。母亲则在山冈较为平坦处开垦了几垄地，种上麦子，补充家中匮乏的口粮。哥哥进入中学后，便很少同我玩耍。星期天，寒暑假，他不是在家看书，就是帮母亲在麦地除草、施肥、收割。

哥哥具有超常的记忆力，从小就被村里人视为神童，据说他4岁的时候就能够背诵50多条毛主席语录。记得在夏夜纳凉时，乡亲们聚说三国故事，常找哥哥来补充情节。哥哥总是能够绘声绘色地把情节讲出来，让大家听得入神。但哥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他读书的勤奋。夏夜，我躺在蚊帐中一觉醒来，看见哥哥为了防止蚊虫叮咬，上身披着父亲宽大的衬衫，两腿没在装满水的木桶中，就着煤油灯昏黄的灯光看书、写字。寒冷的冬夜，纸糊的窗外北风呼啸，躲在破旧棉被里的我，夜半常常被冻醒。蒙眬中，我看见哥哥还坐在书桌旁，轻踩着双脚，揉搓着双手，眼睛仍盯着摇曳的煤油灯光下的书本。

从小学到中学，哥哥的成绩一直十分优异。15岁那年，他考上北京大学。全家人长久地沉浸在兴奋中。

哥哥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每年只是在寒假时才回来陪家人欢度春节。其余时候，他与家人主要通过书信联系。这种生活多少年来一直影响着我，到现在，每年春节前夕，我心里都还隐隐有个期盼：哪天，哥哥背着发白的牛仔包突然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家人面前。每当我遇到挫折困惑时，总想静下心来写封信给哥哥，与他谈谈心。可惜，之前我与哥哥往来的信件已经全部遗失了。

1982年秋天，哥哥在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实习。实习快要结束时，他才给父母来了一封家信，就自己毕业分配去向的问题征求父母的意见。当时，他有

几种选择：安徽省司法厅、南京中级人民法院、中国政法大学。记得父母让我代替回复的建议是，让他到安徽省司法厅工作。理由是，那里离家近，相互之间能有个照应。但第二年毕业后，他还是选择了留在中国政法大学。后来，他跟父母解释：一开始要求到地方工作，以后想调换到大城市就比较麻烦，但从首都北京调往地方城市就相对容易多了。父母想想也对，便尊重了他个人的选择。只是父母每次去信都叮嘱他：你现在年纪轻，在单位要好好学习，与同事要搞好关系，尊重领导，注意身体，等等。那时他回信信封上的地址是：中国政法大学校刊编辑部。信的内容都是让父母放心。他说，单位食堂的伙食不错，工作也不是太累，让父母多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并督促我们三兄弟好好读书。

1983年秋季的一天，父母突然收到了一张哥哥寄来的汇款单，汇款金额是人民币60元整。在汇款单附件说明栏上，哥哥附了简短的几句话：“爸爸妈妈，你们好。已发工资，现寄60元给你们。望保重身体，祝全家安康。”当汇款单由村支委递给父亲时，父亲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此事一度成为查湾村的头号新闻：查裁缝的大儿子在北京某大学工作了，吃公粮啦，还给父母汇款了。这件事一直是当时纯朴的村民教育自己儿女的样本。

四季轮回，日子密密细细，我们一家6口人，父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兄弟教书的教书，上学的上学，平淡而幸福地生活着。我们和哥哥虽然不常见面，但互相思念，彼此牵挂。

哥哥非常关注弟弟们的学业。记得读高中那年，哥哥发现我课外迷恋武侠小说后，与我有过一次交流。他问我喜欢阅读哪些课外书，我明确表态并不爱看诗歌，喜欢看琼瑶的言情小说和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他说古龙这个人很聪明，很有才华，希望我读了古龙的小说后还应抓紧学业，像另辟蹊径的古龙一样走出自己的路。如今回想此事，哥哥真是用心良苦。

1986年春节哥哥回家时，上身穿着一件大红棉袄，下身穿着一件发白的牛仔裤，长发披肩，满脸黄色的胡子。哥哥的形象把母亲吓了一跳。记得当时母亲嗔怒道：“海生你怎么这般模样，头发也不理，胡须也不刮。”哥哥解释说，因他年纪轻，个头矮，面相稚嫩，在学生面前没有威慑力，故如此打扮，以显得老成持重。母亲听完笑笑了。但此后，哥哥再回家时都剃成了平头。

1988年春节回家时，哥哥帮家里添置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让我们兄弟几个不再抢那个盒式收音机了。每晚，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得有滋有味。这一年，学校给哥哥分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宿舍，比较宽敞方便。他同父母商量，带母亲去北京游玩几天，次年再安排父亲去。这年，母亲在哥哥昌平的住处待了一个星期左右。为了让她在乡下生活了半生的母亲开眼界，那些天，他几乎天天陪母亲游玩北京的景点，带她吃好吃的小吃。送别母亲时，哥哥硬塞给她300元钱。那时他的工资很低，后来听说这笔钱还是他从朋友处借的。母亲每念及此事都悔恨得掉泪，甚至认为自己如果不拿这笔钱，也许哥哥就不会死。

1989年春节回家时，哥哥偷偷告诉母亲，他发现自己有胃病，经常吐血，今年想请半年假去武汉治病。当时母亲吓坏了，让他赶紧跟学校领导打报告请假。但不知什么原因，过完年后哥哥接到了一封信，

就匆匆返校了。

1989年3月28日，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封电报被送到了父母手中，电报中称：查海生患病，请父母速来。当时父母就蒙了，赶紧和我的叔叔、舅舅一道赶往北京。到中国政法大学后，他们得知哥哥已去世！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父母当时就崩溃了。善后的事，都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处理的。校方说，查海生患有精神分裂症，属自杀身亡。按有关规定：补助500元安葬费，补发10个月工资，一次性将此事项处理完毕，我们才了解到哥哥在诗坛的巨大影响，才开始关注和阅读他的诗歌。是的，作为家人，我们是在他去世后才开始重新认识他，走进他的精神世界。

当时我正在怀宁县县城读高三，家里人没有告诉我哥哥出事了。但5月的一天，我从同学手里接过一份县里发行的小报，报上赫然印着“海子的遗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县城离家有4公里路，我自春季开学之后几个月没回家。正逢高考，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那时候通信不发达，家里没有电话，我无法得知哥哥的确切消息。挨到高考之后赶回家，我才知道，哥哥已经辞世3个多月了。我永远失去了我亲爱的大哥！

哥哥去世后，没有文化的父亲遵照儿子的遗言，把他的遗稿托付给骆一禾和西川。哥哥的遗物，包括大量书籍和一些生活用品，父亲不惜一切代价全部打包，托运回怀宁查湾村。打包的书有几十箱，光邮寄费就是数百元。哥哥的骨灰被运回安徽后，按本地的风俗习惯，我们5年后才进行了土葬。这5年间，整个家庭笼罩在悲痛的气氛里，我们无比艰难地去接受残酷的现实。

哥哥生前，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个诗人，对他的写作也未关注，他每次回家也极少谈到诗歌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老家探访，我们才了解到哥哥在诗坛的巨大影响，才开始关注和阅读他的诗歌。是的，作为家人，我们是在他去世后开始重新认识他，走进他的精神世界。

1990年我结了婚，先后到广州和北京打工，在此期间认识了哥哥生前的一些同学、同事、室友和诗友，受邀参加了一些纪念海子的活动，并系统阅读了海子的诗。我本来是一个对诗歌不感兴趣的人，但在这些作品的引导下，我也开始受到诗歌的感染，甚至开始提笔写诗。虽然写得很粗糙，但我感到与哥哥的精神世界更近了。

做了一辈子农民的母亲，在哥哥去世后，也慢慢变成了海子的读者。一旦闲下来，她就会朗读海子的诗集，有时在家里，有时在哥哥的墓地。家人一般不让她去墓地读诗，怕她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但她坚持用这样的方式跟海子对话。母亲最喜欢读海子的抒情短诗。她现在八十几岁了，还能背诵几十首海子的短诗。比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祖国（或以梦为马）》《给母亲（组诗）》《麦地》《日记》等。海子组诗《给母亲》中的一首《雪》，最能触动母亲的心弦：“妈妈又坐在家乡的矮凳子上想我/那只凳子仿佛是我积蓄的屋顶……”这是哥哥去世后她经常诵读的诗歌，每一次都是一字一句反复诵读，每一次都读得她眼冒泪花。读诗让她感到儿子并没有死，而是一直活在她心中。

前年父亲也去世了，只留下母亲一个人守护着长眠的儿子。但她并不孤独，因为她还在幸福地朗读着儿子的诗篇，读给麦地里的儿子听。

（查曙明）

先做收入最高的工作

在小事和要事之间，怎么权衡呢？数学家的答案非常简单。你先估算一下每项任务的“重要程度”，然后算一算每项任务的“密度”。

任务的密度=重要程度/完成时间
然后，你就按照任务的密度从高到低的顺序去做事。这样做就能让你的心理负担最小化。

衡量任务重要程度的一个简单办法就是看这项任务能给你带来多少收入。比如，你有两项任务：第一项任务你需要用1个小时完成，它能给你带来200元的收入；第二项任务你需要用3个小时完成，它能给你带来300元的收入。那么数学家说，你应该先做第一项任务，因为它的密度是200，而第二项任务的密度只有100。

方法非常简单，但是这个思想很重要——关键在于“量化”。你不能光说“要事优先”——到底多重要的事，才算要事？现在有了这个量化的方法，我们就知道，如果任务A的完成时间比任务B的长一倍，那么A的重要程度也必须比B的高一倍，这样我们才应该考虑先做A。

我们把这个算法叫作“加权最短时间算法”。这种计量方法非常符合我们的直觉。用钱来打比方，也就是说，肯定要优先考虑单位时间内收入最高的工作。

杂谈

（万维钢）

烽火通辽城(184)

文/周德军

（接上期）

“万字会有一个苏军的粮食仓库，据可靠情报，那个苏军少校马克西姆决定把仓库里存放的二十吨粮食留给徐永清。明天你出城，亲自找到金山，要他抓紧给共产党放把火，让徐永清没有粮食吃，不能自保，就难以维护通辽治安，再由刘金正出面发难，把徐永清挤出通辽。这样，共产党当然不会乖乖就范，而张家集也一定会站在他老丈人一边，这样，他张家集还能不跟徐永清翻脸吗？”

接下来，张晋武如此这般地向闵效山做了安排，闵效山离开了。

闵效山出去后，张晋武来到了后屋。此刻，陈泽芳正看着墙上的地图思索着。见张晋武进来，她问道：“走了？”

“嗯。”张晋武应着坐了下来。

坐在桌旁的王文民指着手里的报纸，说：“二位，看到今天的报纸了么？通过蒋委员长对毛泽东的三次电邀，从8月30日至10月8日止，蒋委员长同毛泽东会谈了4次，又经过由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王世杰、张治中和邵力子的接融，历经40几天的沟通，在10月10日的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和我党的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在重庆桂园一楼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哦，对了，报纸称这叫《双十协定》。”

“报告。”

“进来。”

管撤手拿电报纸进来，报告说：“长春发来最新战报。”

王文民接过电报，大致浏览了一遍，说：“诸位，从刚刚发来的这份战报上看，国军针对中共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部署已基本就绪。为此，中共西满军区的大部分兵力受此牵动必然要南撤增援。由此看来，共产党能够留在本地的兵力是十分有限的。而苏联人又不可能永远赖在这里不走。假如苏联人走了，那么徐永清能够镇守通辽城的兵力就十分有限了。”

张晋武说：“就算是徐永清自己的保安总队，再加上夏耕晨的敢死队，恐怕也有一个营的兵力呀。”

王文民说：“他们说是有一个营，要我看啊，实际上也就两个连多一点儿。沈大雷的那个连算是强的吧，兵力也超不出七十人。所以，我认为，依我们现在这个实力，只要苏联人一撤，我们就基本上能够操控通辽和周边地区的局面了。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努力去引导金山归顺国民政府。把他收纳入我们的旗下。”

张晋武说：“只是金山目前还在犹豫呀。”

王文民说：“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这个道理他金山能不明白么？”王文民把电报纸放到桌子上，坐了下来：“如果他真的不明白，那好，我们就把他逼明白，决不能容他首鼠两端。”

陈泽芳把手中的地图杆放到桌子上，对管撤下达命令：“立刻给行辕发报，讲明金山山在本地势力范围和争取他的重要性，让行辕帮我们努力，逼金山为我所用。”

管撤答道：“是。”转身出去。

初冬的辽江河畔，枯黄满目。偶有冷风掠过，那经霜的叶子便纷纷脱离树枝，在半空中瑟瑟飘飞。

与陈泽芳漫步在西辽河大桥上，韩庭峰在被苏军坦克进城时压得塌裂了的桥面跟前停下脚步，他试着在塌陷处踩了踩脚。尔后来到了桥栏杆边，手扶桥栏，望着那奔腾的河水，长舒了一口气，说：“据我们在徐永清身边的内线报告，苏联人，终于要走了。”

一旁的陈泽芳点了点头，说：“这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件好事啊。”

韩庭峰望着城里那缕缕升起的炊烟，表情复杂地摇了摇头，说：“可对于这座城市来说，却未必是一件好事啊。这里，将会面临着一场血雨腥风。”

陈泽芳问：“你下一步打算咋办？”

韩庭峰说：“苏联红军撤出通辽，徐永清和夏耕晨的后台没了，该我们登台了。”

陈泽芳问：“在这个时候跟徐永清摊牌，我们有多少胜算？”

韩庭峰呵呵一笑，说：“百分之八十。”

“这么有把握？”

“是啊。”韩庭峰说：“除了我们公开的自己人，他徐永清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手下的中队队长闵效山和侦察队长李荫亭，都已经被我们策反，成了我们的人。”

陈泽芳问：“在徐永清的保安总队里，现在有多少我们的人？”

韩庭峰说：“把闵效山他们能够控制的兄弟和我们原有混进保安总队里的自己人加在内，现在在保安总队里能听我们使唤的力量，至少有40人。另外，东科后旗的金山已经接受了我们东北行辕任命他为东北保安独立支队司令的委任。一旦通辽发生战事，金山也会在第一时间驰援。”

陈泽芳面露笑容，说：“好！那就把我们党部的牌子挂出去，跟共产党摊牌。”

连载

（待续）

你不会什么都拥有，也不会什么都没有

人物

感悟

讲坛

感悟

讲坛

感悟

讲坛

人到了一定年龄，是很容易感受到失去的。身边的朋友日渐远离，曾经亲密的爱人开始变得无话可说。就连自己的青春容貌、健康精力，也一直在走下坡路。

回望过去，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仿佛还鲜活如昨，历历在目。然而，故事却再也无法重演了。物是人非事事休，唯有剩下“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无奈感伤。

没有人喜欢失去，但失去感这个东西就像一个黑洞，你越盯着它看，它越会不断放大。大到足以使你忽略手中所拥有的一切。为此，你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失去更多。你也忘了快乐的滋味，每天只去做一件事，掰着手指头细数过往所失去的种种，然后自怜自伤。

可真显然不全如此。在失去的同时，我们其实也有所得，只是已拥有的东西往往不会被珍惜被重视罢了。

真正使人感觉哀伤与难过的，也并非某人某事的结束，而是心头

留存的欲望与不甘。

为什么别人轻易可以得到的，我却偏偏要失去？为什么留在原地的人总是自己，为什么满腔期待换来的都只有辜负？这些问题当然不会有答案，它只会把你绕进执念的牢笼里，让你活成被恐惧所支配的人。

在园子的角落，有株野生的花束开得绚烂，烧火僧看见了，便把它移植进花盆，放到房间里。他小心照顾着花丛，给它精心浇水，却没想到，短短几天后，花就枯死了。禅师得知后，笑着安慰失落的僧人：“这花本就属于天地，不属于你，是你想得到，才会失去。”

如果把人生看作是一所学校，接受失去就是一堂必修课。我们在失去中经历痛苦，也在失去中走向成熟，从而明白：人不可能想得到就得到。

有些东西很美，但它就是不适合你；有些人很好，但他就是与你无缘。过于执着，只会适得其反，自我折磨。“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回不去的昨天，带不走的遗憾，都是已成定局的事，任

你再怎么勉强也是徒劳。

这样的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是学会转念。看到在年华流逝的同时，能力与智慧的增长。

所谓得与失，本就是相伴相生的。当你愿意换个角度想问题，多关注身边所拥有的，其实就会发现，自己的生活也正是他人所羡慕的。

很喜欢一句话：“别贪心，你不可能什么都拥有；别灰心，你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有些事本身没有那么糟糕，只因我们的心态太糟糕，才患得患失。

愿往后余生，我我都能不念过往，不畏将来，看淡得失，过好每一个现在。（来源：阅读公社）

吃醋曾经是佳话

老头为什么总是如此不解风情。后来他才知道，不是房玄龄不解风情，而是房玄龄的老婆不允许他“善解风情”，原来房夫人是当时长安城有名的“河东狮”。这下，李世民倒来了精神，你房夫人不让房玄龄纳妾，我非要给你家房玄龄纳个妾，看是你厉害还是我李世民厉害！

主意既定，李世民便亲自出马去做房玄龄妻子卢氏的工作，逼着她答应让房玄龄纳妾。谁知，这卢氏一点面子也不给，毫无通融之意，连虚情假意的“考虑考虑”之类的托辞也没有。这令李世民尴尬得无地自容。

一不做二不休，李世民使出了杀手锏，令人取来一壶毒酒，当着众人的面对卢氏放出狠话：“在你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你同意房玄龄纳妾，这样你可以不喝这壶毒酒；二是你不同意房玄龄纳妾，但你可以喝下这壶毒酒。是要命还是让丈夫不纳妾，全由你自己选择！”

全场鸦雀无声，房玄龄浑身颤抖地看着自己的老

婆，李世民不动声色，下人面面相觑，都不知到底会发生什么。

众目睽睽之下，卢氏平静地端起那壶毒酒，说了一句让大家没想到的话：“皇上，我可以喝下毒酒，但你要为你的话负责到底，即使在我死后房玄龄也不能娶妾！”说完此话，卢氏将毒酒缓缓倒入酒杯，面对皇帝，一饮而尽。

这下吃惊的该是李世民了。他大叫起来：“好了好了，我甘拜下风！从此之后，我不会再逼房玄龄娶妾！”之后，李世民又狡黠地说：“不过，我要补充的是，好好活下去吧，你喝下去的不是毒酒，是醋！你是我大唐第一‘吃醋高手’啊！”

于是，房玄龄继续他“从一而终”的生活。从此，在唐朝流行语词典上多了一个词——“吃醋”。从此，人们就说房玄龄是醋坛子里走出来的“模范老公”。

（源自《幸福家庭》）